

1104

海盐文史资料

第十五辑



政协海盐县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

目 录

略谈陈百年先生的风度 宋季安

关于徐用福的善举 周焕华

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

回忆随陶伯敏抗日点滴 王自强等整理
舒菊敏

我所知道的战地服务队 徐肇本

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

话说“三日新” 吴侠虎

海盐县天主教、基督教简史 涂正华

‘骚子’史话 吴关金

一九八八年十月

略谈陈百年先生的风度

宋季安

我在前南京政府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工作过三年时间（1946～1948），对陈大齐（百年）先生的办事、为人风度，颇知一二，非常敬佩！

百年先生历任高等学府教授、校长数十年，学问渊博，著作宏富，是现代中国著名的哲学家、心理学家、伦理学家和教育家。

走进他那约仅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，首先映入眼帘的，是一张大办公桌。前面是一只茶几和两只半新不旧的单人沙发，办公桌右侧放着一只骨牌凳。他的座椅后面摆着三只成“凹”字形的书架，上面竖的横的放满了中西书籍。办公桌左端是靠着南墙玻璃窗下，光线明亮。他的办公桌上，除了文房四宝和一些待批阅的文稿外，也堆满了经、史、子、集之类的书籍，还有一本薄薄的戴季陶的《孝园诗稿》。他整天的工作，除了认真批阅文稿外，还时常写讲稿和学术文章，以应付各方面的要求。所以人家下班了，他常常还耽在办公室里。从这些情况看来，谁都会说：他老人家始终不失学者风度！

当时南京政府中央机关的建制是根据孙中山先生《五权宪法》组成的五院制（行政、立法、司法、考试、监察）。百年先生于1928年冬应戴传贤（季陶）的礼聘，南下担任考试院首任秘书长，参加筹备工作。后因蔡元培的恳邀，回北京任北大学院院长，翌年代理北京大学校长。至1931年春，再度南下任考试院秘书长。翌年冬，调任考选委员会副委员长，1934年冬任委员长。至1948年夏考选委员会改为考选部时，他深叹政局动荡而辞职，去沪准备隐退。后

来挂了个总统府国策顾问的名义。当时的官制分为选任、特任、简任、荐任、委任五等，等内除选任、特任外各再分级。院长以上和立法委员、监察委员等是选任官，部长级是特任官，处司级是简任官，科长级是荐任官，科员级是委任官。百年先生属于特任官，是中央的高级官员。因他品德高尚，为官清正廉明，成了出名的“清水衙门”里的“清官”（考试院大家都说是“清水衙门”）。他的用人，真正做到任人唯贤，不计亲疏。例如当时考选委员会的各级干部，极大多数是国家高等文官考试或特考、普考及格的，少数是各大学推荐的毕业生。有人问：那么你是怎样进考选委员会的？不是海盐同乡和师生关系吗？这说法是不对的，是同乡，不错，我在读师范时读过百年先生著的《心理学大意》（中华版）一书，才知道他是海盐人，是北大教授，从没见过面。过去科举时代，应考的人只要榜上有名的（状元、解元、举人等），都认主考官为师。我是文官考试特考及格的，百年先生是总揽全国选拔人才大权的总主考官，所以我也可说是入门弟子，但并不是学校里的受业学生。总之，百年先生的“清官”风度，是人人赞赏的。

百年先生对青年人是有特殊感情的，不管认识与否。记得在抗日胜利那年，我妹夫张绳良在南京筹备首都消费合作社，要我去帮忙。我就辞去了在温州的工作，到南京去。可是一到南京，他们因等不及，人已用全，我只好在那里候差。饱尝失业的滋味。过了一二个月，还没头绪。由于我是国家考试及格的人，就想起了在考选委员会任委员长的陈百年先生。我填了一张简历表去拜访，他和蔼地接见了。他看了我的简历，是考试出身的，就一口答应我到考选委员会工作，并指点先将师范毕业证书、特考及格证书和一些著作等送铨叙部一位姓胡的科长处去办理手续，然后等报到通知。不几

天，我就接到了通知，分派在考选委员会二处试务科，后来我就去报到工作了。那时我的职称是高级委任科员（后提为荐任待遇）。晚上要参加进修班读书，我参加的是中文班。百年先生很重视所有干部的在职学习。

有一次，我有个学友结婚，要我请百年先生做证婚人，他微笑着满口应允。至佳期，我伴他驱车赴礼堂，他被扶上礼台，致了贺词，在结婚证书上盖了章后就由我伴他返回。在路上他说：婚礼简单节约就好，时尚铺张奢风，不可取。他总以良师的风度对待我们后辈青年，所以考选委员会的同事们，都很尊敬他。

百年先生平时生活很俭朴，经常是一件蓝布长衫，一双布鞋，不象是一位当大官的。只有在每逢星期一参加“总统纪念周”时，才跟院长戴季陶（戴辞职去广州任中山大学校长后，调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接任考试院长）、铨叙部长贾景德等，着绸质中装礼服（蓝袍黑褂）。当时我们青年干部都是西装革履。百年先生的夫人查漪云女士，出身海宁望族闺女，可称得上贤妻良母，勤俭持家，教子有方。我和同事沈庆颐、吴惠英夫妇（均海盐人）去探望时，她总是亲热招待。百年先生和夫人，都是平易近人，和蔼可亲，毫无架子。他们平日饮食也很节约，青菜萝卜是常菜，这乃是书生本色。故离职时依然清风两袖，书籍一车而已。即这一点，亦足以为后辈从政者树立了楷模。

关于徐用福的善举

周焕华

徐用福（1829～1908年），字响五，号次云，晚号竹隐老人，浙江海盐人，排行第二，是徐用仪的弟弟，诰授奉政大夫，晋赠荣禄大夫侍读銜内阁中书。

徐用福年二十游于庠，咸丰戊午（1858）副榜贡生，就职训导，纳贲为内阁中书。而徐不乐仕进，未入都供职，宁家居奉亲，讲求经世文学，颇热心于地方公益，其毕生善举有：

修海塘。盐邑海塘，素称嘉郡七邑之险，历朝发帑建筑，志有所载。咸丰以后，国运日艰，库银空虚，海塘长期失修，险象环生。几经暴风骤雨，怒涛拍岸，塘坡多次决口，徐乃亲勘最险、次险之工，凡一千六百余丈，见历年修建仅数百丈，如是延宕工期，灾变更甚。徐一再陈情，才有所举措，然搪塞之举，不足以御大患。光绪九年（1883）夏秋之交，风潮（台风）大作，各塘溃决，海水倒灌入河，居民惶惶，幸徐等筹款掩堵，民免遭汤祸。事后大宪

（藩台）修培土塘，未有加固石塘之议。徐再次上书抚宪刘秉璋，抚院始委知府向人冠、同知马秉钧先后办理，并委徐会办。向例塘工为官办，无派绅会办之事，因徐素稔塘工情形，故委之。工程分四次分段整修，加固加高，总长一千四百余丈，动库银四十万两。兴工期间，徐亲冒风雨，勤于督率，务求坚固。浙抚赞徐之力，乃奏请朝廷奖掖，得赏内阁侍读銜。

浚淤河。泖居黄浦上游，潮入泖，泖入河。乾隆时，岁恒苦旱，发帑疏浚河道，建筑横桥堰，涝可排、旱可引（俗称北水涨），嗣后岁久不浚，沙涂淤积，河道日狭，一二十丈之河面窄至三四丈，每

逢夏秋，嘉郡七邑干旱为患，尤以海盐、海宁为甚，光绪壬辰至戊戌年间（1892~1898）四遭夏旱，稼禾歉收。徐屡请知府转禀抚院开浚，率以工费繁巨而辄止。徐乃请嘉兴姻亲姚访梅（字文楠）力言文（姚与蔣台惲祖翼知交），始委员会同徐勘视。经察勘，泖以西四路水道，皆遭河涂淤塞，有占种成田，有倾圮之桥梁，被填土塞流。若不拓浚，必干旱不休。经公精心筹画，叩借拨库银，委徐经理其事。时值岁腊，寒风凛冽，徐不畏艰辛，往返巡督，计由横桥堰至斜泾口开一千一百五十丈，南栅港至指挥港开八百丈，开杨庙漾沙涂纵横三十余丈，莫冢漾沙涂一百余丈，并开泖江及指挥港南北沙涂数十丈，罗泾口沙涂三十余丈，共开土七万四千三百余方。同时拓浚清杨汇、诸仙汇等浅段，开通堰坝七处，复建木桥以通水。自戊戌（1898）12月工启，己亥（1899）4月毕事，共用钱二万四千三百缗有奇，藩库先行拨款，以海宁一州、嘉郡七邑之丝捐分年归还。此举得益非浅，泖流潮汐，可直贯横桥、西注东湖，支分几派，源远流长，绵亘数百里，建闸蓄泄，岁旱水润，引泖水入内以灌田，潦时水高，由泖入浦而入海。徐、姚二公有功于斯，经刘中丞树堂入奏朝廷，上谕：“徐用福、姚文楠均着传旨嘉奖，钦此。”

办学堂。邑城子弟，文盲颇多，尤以贫苦者甚。徐为育才计，辟屋数间，捐资创办培风义塾，入学孩童贫富参半，乃请名师教习，数度寒暑，成才者不乏其人。科举废，改义塾为学堂（后改培风小学），为广收生徒，徐刻意规划，与朱少虞合力，扩建校舍。其时，他人创办的蔚文书院亦改为学校，徐亦倾资以助，深得同人赞赏。

建桥梁。海盐坎城桥，始建于宋绍兴三年（1133），几经修复，至光绪十五年，又倾斜垂危。徐乃发起重建，并邀同朱丙寿、

王震元等绅商，集资九千余元，徐认捐千元，于光绪十六年工启，次年告竣。桥工精细，坚实而壮观，今仍屹立如初，为我县完好的古桥梁之一。

创义庄。徐捐田百余亩，效宋代先贤之法，置义田以赡养宗族。为扩充计，商之于兄用仪，用仪慨然允之，将田千四百亩，悉数捐入义庄，凡族中贫苦孤寡者，得赖以生息。但邑中贫苦者比比皆是，族外人何以济之？又请于兄，用仪率先捐钱三千缗，创立众善堂，意借众力而行善。得潮州府朱少虞慨捐三千缗，后涌跃捐款者继之。众善堂之立，为施医施药、施棺掩埋等项设立专款，徐恐串绪难继，复助资五千缗，先后共出资一万二千缗（注），以稍解赤贫之困。此举深得司赞赏，经刘中丞奏请建坊旌表，给予“乐善好施”字样，由抚宪奏准，于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奉朱批着照所准。

此外，建义仓、储粮备荒、浚城河、修道路、办育婴堂等等，徐皆乐于为之。

注：一千文为一缗。

回忆随陶伯敏抗日点滴

陈其仁 口述

舒菊敏 记录 王自强 整理

1937年日寇侵华，中华民族在存亡危急之际，无数爱国青年，拿起武器奋起抗日。1939年春，我参加了激通区特务队，在县特工室主任兼激通区区长陶伯敏率领下，保卫家乡打击敌伪。四十多年过去了，当年同仁都已作古，但当年战斗情景，犹历历在目，为不使湮没，记述如下：

敌占区中游击区

1938年，通元镇沦陷。日寇大肆烧杀。法善寺、宁海寺被焚毁，居民被杀十多人，镇东的王氏酒店，日寇扫荡，店门紧闭，被纵火焚烧，一家五口均活活烧死，老百姓远避镇外，来回避敌。

几个月后，日寇以镇西白虎桥北仕绅王通相住宅为据点，白天常窜近区处烧杀淫掠，扰得人心惶惶。我们区政府当时设在长川坝，为捣毁敌巢，赶走这股日敌，陶区长积极行动带领区中队夜袭日寇据点，给以打击。

正月30日晚，区中队三个班共三十二人集中在区政府内，武器装备十分简单，只有二十多支步枪、一支从伪军手里夺来的冲锋枪、几支短枪和手榴弹。陶区长对敌据点详细作了地形分析介绍，战斗时必须注意的要点。

六点半，向通元镇行进。到达白虎桥时已近八点。按计划，分三队埋伏在王通相家东、西、北三面。我们第一班在东面，第二班在西面，陶区长带领第三班在北面。因位置离围墙四周地形比较平

坦，我们埋伏的位置离围墙较远。

约五分钟后，见日寇一哨兵打着探照灯向外面照射。在灯光照射下，我们发现，敌据点有一人多高的围墙，四周墙上修筑了多处枪眼。灯光熄后，从屋内传来一日寇的吆喝声。是敌人睡觉的号令。我抓住时机，率领第一班靠近围墙，发起攻击。顿时，枪声大作。日寇知道不妙，哨子一响，大部分日寇及小部分伪军慌忙向屋外开枪射击，四周暗堡中的机枪也发出一条条火蛇。一日寇队长几哩咕地叫喊几声，大部日伪军向我们东面袭来。由于敌人火势较猛，我们不能越墙进攻，按计划，我们第一班撤了下来。

枪声刚停，西面第二班对敌火势起了攻击。除用步枪扫射外，还用手榴弹往里面掷。“轰、轰”几声过后，又撤了回来。

二班退下后，陶区长率领第三班在北面向敌人发起进攻。由于日伪军大多在应付东西两面，未料到北面的进攻。当赶来时，陶区长正好端着冲锋枪，向敌人一阵扫射，三名伪军和一名日军应声倒下，其余日伪军逃回屋内。

我们在这天晚上轮番冲击了三次，后及时撤退。第二夜、第三夜我们继续袭击敌人，使日寇胆战心惊，深感通元镇不是久留之地。第四天一早，日伪军约五十余人乘坐机器船和一只拖船逃往海盐。

× × × × × × ×

1941年春季，伪军一个班从澈浦开赴六里，准备长期驻守。被区政府得悉，陶区长考虑后认为，伪军刚到六里，人生地不熟，又有思想麻痹等因素，决定连夜袭击。于是派我带领十五名弟兄赶到六里，攻击伪军驻地。双方经过半小时的激战，毙伪军一名，缴步枪一支，伪军仓惶逃往澈浦。

1941年夏，漱浦是日伪军在漱浦区内的主要据点。为了拔除这颗钉子，县抗卫大队决定集中所有力量，给漱浦日伪军以沉重打击。为了配合县抗卫大队的攻击战，陶区长率领区中队全体队员随县抗卫大队开赴漱浦。

我们区中队的主要任务是坚守北门，把城河水放干。

午后，西面县抗卫大队发起了进攻，喊杀声、枪声响成一片。敢死队员杀进城内与日伪展开搏斗。大多日伪军向东门逃窜，小部分向我们守卫的北门窜来。当四名伪军刚到门口时，陶区长一个箭步冲上去，手脚起用，左右开弓，两名伪军当即被擒，其余两名亦被我们擒拿，毙于六里北山。我们进城缴获敌电台一部，后交县政府。漱浦大捷后，我们区政府在城内办公一星期。

× × × × × × ×

经过上述三次战斗后，在海盐各区，唯我们管辖的漱浦区没有日伪军驻地，一度成为全县敌占区中的游击区。因此日寇视陶区长为眼中钉，对我区进行多次大规模的“扫荡”，妄图消灭我们的区中队，并暗派密探到处打听陶的下落，曾多次搜查他老家。他父亲被抓，关打得奄奄一息，抛于荒坟，幸免一死。年仅15岁的二弟也遭抓捕，被关在海盐冯家日本宪兵总部。日寇以他兄弟为人质，企图迫使陶区长投降，但区长抗日心坚，决不妥协，继续痛击日寇。在汤家浦与日寇隔塘进行枪战，毙敌多名，后日寇为了泄愤把他二弟惨杀，敲碎头盖，吃去脑子。但陶区长牢记民族仇恨，继续率领我们这支队伍与轻重武器齐全的日寇多此激战。

天主堂突围，日寇丧胆

1941年初夏的一个早上，我随陶区长到陶家教天主堂和神父

~ 3 ~

有事商量。来到天主堂，陶区长叫我在南大门口警戒，他一人到楼上和神父交谈。八时，忽然从楼上响起了几声枪响。当时我觉得事情不妙，忙奔到屋内，迎面碰到了三个伪军和几个日军，我即提枪猛扣扳机，一个日军当场毙命，一个伪军被打中大腿，被活捉。陶区长亦从楼上追赶下来，我缴了伪军的枪，我忙问出了什么事，他说“真险”。原来这天早上有四名日军和六名伪军去姜家埭抢劫，经密探报信，知陶在天主堂。他们想抓陶区长，随即赶到天主堂，从北门进来，听楼上有讲话声，几个人轻手轻脚地摸上楼来。一日军上楼就“哗”的一声大叫。陶区长正和神父在谈话，听见背后有人喊叫，转身见日军已上来，就敏捷地拔出手枪，“叭、叭”几枪，那日军应声倒下，另几个日军急忙拖尸弃枪逃下楼去。当我捉住伪军时，三名日寇已从北面逃跑了。陶区长的枪法之准，使敌人以后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。

伪军劫民财，三次被袭击

1940年6月，有伪军14人从澉浦到长川坝一带抢劫民财，陶区长即带我等十几个人埋伏在长川坝南端的海塘旁。中午，14名伪军扛着抢来的衣服、大米等物，得意洋洋地回澉浦。待他们刚进入伏击圈，陶区长拔枪招呼弟兄们“打”，我们立即向伪军射击。伪军知道被伏击，其中一伪军队长忙丢掉抢来的东西，大叫道：“快点扑倒，开枪！”就用步枪和冲锋枪向我们疯狂射击，我们利用有利地形狠狠打击，两个伪军中弹倒地。在激战中，陶区长的手枪轧子，他立即从旁边一名弟兄手里接过步枪继续射击。我的步枪筒爆破，便拿手榴弹向敌人掷去。“轰”的一声，一名伪军当场炸死，两名伪军炸伤。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战斗，伪军弃尸而逃，所有抢来的民

财被我们全部夺回，归还给民众。在这次战斗中毙敌三名，缴得两支步枪、一支冲锋枪，我方无一伤亡。

× × × × × × ×

同年夏天，在塘口何家桥北黄家浜，有六名伪军扛着在黄家浜抢来的财物，走到桥南花草田时被我们发现，我叫他们放下，他们不听，其中有一人高喊“快逃”，几个伪军拔腿就跑。我们边追边射击。我首发一枪，一伪军应声倒在花草田里。追了三根田岸，另一伪军又被其他弟兄打死，倒在刚做好的秧田里，其余四名伪军仓惶逃走。这次战斗，缴枪三支，被抢民财全部夺下，还给民众。

× × × × × × ×

同年冬天，我跟陶区长到塘北，走到泾塘桥，见一老百姓在哭，问后得知他被两名伪军抢去一袋蚕豆。陶区长这天是到此地会朋友的，就叫我带领曾林、杨阿九去追捕，我们追到泾塘桥南，望见桥上两伪军抬着一麻袋向海盐方向逃去。我喊：“放下蚕豆，不然送你们上西天！”但他们若无其事。我就举枪射击，“叭”的一声，一伪军双手一挺，倒下桥去。另一伪军忙喊“不要打，我缴枪”。我们追上桥，曾林缴了伪军的枪，并命令他把蚕豆送还。

全民抗日，张树屏献枪

日寇对中国人民的烧杀，激发起全民抗战决心。其时，一日寇窜向通元镇西农村找所谓“花姑娘”，被一农民乘其无备，用铁搭砸死，把缴到的枪送交区政府。此事使淡水里仕绅张树屏得到启发，深感抗日队伍武器缺乏，就把家中所藏的两支崭新的“白朗林”手枪及子弹，装入篮子内送到我们区政府，交就给陶区长，陶区长十分感动，拍拍张的肩膀说：“好样的，谢谢你”。

南木山除奸 人心大快

南木山地区有个罪大恶极的汉奸，他常常抢劫民财，侮辱妇女，当地民众恨之入骨。民众向区政府反映，陶区长带领我和月培一行三人来到南木山，没有找到。回来途中，正遇大雨，就到山北一家理发店息脚。刚到门口，出来一百姓对我讲：“不要进去，里面有汉奸。”原来这个汉奸在这家店理发。陶区长决定马上干掉他。我和月培守在一旁，陶区长走近窗口，窗门紧闭，透过玻璃看到理发师正在刮胡子。陶区长用枪瞄准汉奸头盖，猛扣扳机，将汉奸隔窗打死，为民除了一害。我进屋缴获汉奸土制短枪一支，匕首一把。

严肃军纪 败类潜逃

队伍的纪律是十分重要，我们抗击日伪，老百姓很赞成，称我们是抗日队伍。而区中队第二班班长徐福新却日渐暴露他的反动本质。他假借陶区长的名义，在坎城的一家米行中敲诈了二十石大米，经宋文荣报告后，陶大吃一惊，马上派宋来找徐福新采见，徐不肯采，陶区长亲自去白虎桥找到徐，训斥他不准干此坏事，否则严惩不贷，徐当时连忙认错，保证不再重犯。但时隔不久，徐又在坝南敲诈民众钱财，陶区长得悉后，为严肃军纪，当即下令捉拿徐福新。

一天，在通元街上见到了徐福新，陶区长大声喝道：“徐福新，不要走。”徐见势不妙，飞腿就奔。我们追到法喜寺附近，徐使了个金蝉脱壳计，大叫：“日本人来扫荡了。”老百姓信以为真，都向街上奔跑，在杂乱中被他溜走了。后他去投靠汪伪，成了人民的敌人。

除暴安民 人心大快

1941年正月，陶区长带我等五人到通元北首，途中见一老

人哭丧着脸，问其故，说是赵小福一伙强盗经常在这里抢劫，今天他的盗船到俞家场抢劫去了。陶区长听后，双眉紧皱说：“老伯放心，这等小人，我去收拾他。”说毕，我们就赶向俞家场，见河中停着赵小福的盗船，人都在俞信官家抢劫。我们冲进俞家大院，见赵小福手下一班长，正在指挥搬大米、衣服。陶区长大喝一声：“放下东西，不许动！”这伙人顿时目瞪口呆，霎时，把枪对准我们，陶区长随即一扣扳机，撂倒一个小盗。余的见势心慌，连忙扔枪投诚。陶责令把所抢物件——归还，并警告他们今后不准再干坏事，若再发现决不轻饶。于是释放了他们。我们去找寻户主，屋里竟无人。仔细察看，见东厢房门关锁着，陶区长双手用力一推，房门打开，俞信官家13人全被关锁在里面，此时俞信官感激涕淋，叫家人放好物件，坚持要设宴招待我们。此事，陶区长曾呈报国民党县政府，后县里派员前去缴了他们的枪，赵小福本人逃离石泉，后在海宁淡桥澎墩作恶，被一屠夫用屠刀杀死。

× × × × × × ×

陶区长为人正直，烟酒不沾，疾恶如仇，坚持抗日。我是他的贴身卫士，我跟随他的三年中，敬重他的为人、钦佩他的勇敢胆识。他带领我们多次痛击日伪，使日寇对激通区域野暴行为有所收敛。同时，陶区长对抗乱社会治安的恶霸、土匪、流氓以及鸦片鬼等也从不轻饶，因此当时人们中有陶伯敏杀人之说，其实这伙社会渣滓，如任其作威作福草菅人命，对已经信受日寇蹂躏之苦的老百姓，岂不苦上加苦吗。这伙坏人如果留到解放，也难逃人民法网。

为了使青年一代更多了解历史，故叙述了以上几则抗日事例。而陶伯敏区长对抗日事例不至这些。据我所知（我没参加的），如1940年9月在沪杭公路埋地雷，在关王庙附近公路上一次炸毁

日寇卡车一辆，车上敌寇全被炸死。又如1942年秋“清乡”时，日寇一个排驻长川坝协泰肉店楼上，并在北市梢建十余间营房，陶利用日寇调防之隙，乘天黑把十余间营房全部烧光，对日寇打击很大。因此，在当时的激通区内，盗贼几乎绝迹，群众可夜不闭户，治安秩序良好，这在抗战时也是少有的。

附：

陈其仁，早在嘉兴抗日自卫队工作，1939年到激通区政府当行政警，后参加激通区特务队，任第一班班长，是陶伯敏的贴身警卫，跟随陶伯敏辗转抗击日伪达三年之久。后参加抗日自卫队，任分队长，已于1987年因病逝，终年74岁。

陶伯敏在姜家埭抗日一仗

蔡宝珊(解放初太平乡乡长)口述

蔡锐铭

整理

1939年，我们海盐人民在日寇的铁蹄之下灾难深重。侵略者的“三光”政策，使全县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。

1941年6月的一天，驻长川坝的日寇出动27个鬼子下乡“扫荡”，一路烧杀淫掠……，他们经陶家教往姜家埭扑来。

驻在姜家埭的澈通区区长蔡县特工室主任陶伯敏，有便衣短枪队32人。发现日寇过来，哨兵向陶区长报告，陶伯敏果断地下令全体人员埋伏。见日寇进入伏击圈后一起开火。日寇遭到意外的袭击，顿时乱作一团，纷纷逃到刚种好的水稻田里，烂泥把他们的靴子陷在田里，狼狈地赤脚逃跑。陶由于当时无处荫蔽，又无杀伤力强的武器，使敌人侥幸逃生。但大灭了日寇威风，为老百姓出了口气。

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

澈通区特工队痛击伪军

陆珠荣(原富亭乡大刘大队党支部书记)口述 蔡锐铭 整理

1941年夏，驻在海盐武原镇南塘街“老太堂”东首茧站里的伪军，依仗日寇的势力，出动十一人下乡抢掠，从东路去富亭乡泾塘桥。路过姜家楼底时，见农民赵志泉、陆保庆在船上拾河泥。即拉夫到牛桥头王家去抢，米、麦、蚕豆、菜籽、衣服、首饰样样都要。眼看掠物即将装满一船，陶伯敏的特工队十几人闻讯赶到泾塘桥包抄过来，开枪向伪军猛烈射击。伪军被突如其来的枪声吓得没命逃跑，多数落河溺水鼠窜逃命。一船被抢的东西，区特工队缴获后，还给了王家。此后，伪军在这一带再也不敢狐假虎威、为非作歹了。

~ 9 ~